

馬氏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卷七十三

鄧 陽 馬 端 臨 貴 吳 著

郊社考六

明堂

黃帝拜祀上帝於明堂或謂之合宮其堂之制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圖宮垣為覆道上有樓從西南入

名昆侖 右黃帝明堂制度之說乃漢武帝時濟南人公玉帶所上楊氏祭禮明堂篇以其不經而削之然其所

言茅蓋通水與大戴禮所記略同又考工記所言夏后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其制大槩由質而趨於文由狹

而趨於廣以是推之黃帝時無明堂則已苟有之則一殿無壁蓋以茅正太古儉朴之制又按武帝欲求仙延年

方士之謬誕者多假設黃帝之事以售其說如所謂作五城十二樓封名山接萬靈明廷采首山銅鑄鼎之類皆

矯誣古聖張大其詞以迎合時主之侈心獨公玉帶所上明堂之制乃簡朴如此雖不經見然豈不可稍規千門

萬戶之失固未可以其言之並出於封禪求仙之時而例黜之也

唐虞祀五帝於五府府者聚也言五帝之神聚而祭於此堂 舊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記白曰明紀黑曰元矩五府之制未詳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一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夏度以步令堂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

也云令堂修十四步者蓋假令以此堂云二七約之知用步無正式故應以假令言之也知堂廣十七步半者以南北為修十四步四分之二步益三云為十五步餘二步益半步為十七步半也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堂上為五室廣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

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 疏曰宗五室廣五行者以其宗廟制如明堂明堂之中有五天帝五人帝五人神之坐皆法五行故知五室廣五行也補氏曰注四室皆三步大尺為步三步一丈八尺也其廣益之以三尺為

二丈一尺中央四步二丈四尺其廣益之以四尺為二丈八尺合南北二室為三九階按買馬諸家皆以九等
 丈六尺及雲二丈四尺為六丈合東西二室為四丈二尺及堂二丈八尺為七丈九階按買馬諸家皆以九等
 階郎不從者以周殿之夏人卑宮室當一尺之堂為九等階於殿不可設為旁九階也郎知南面三階者見明
 堂位云三公中階之前北階上諸侯之位昨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故知南面三階
 也知餘三面各二者大射禮云升自北階又雜記云升四旁兩夾窗者五室室有四戶四戶之旁皆有兩夾窗則
 自側階奔奔云升自東階以此而西面有階可知四旁兩夾窗者五室室有四戶四戶之旁皆有兩夾窗則
 五室二十月白盛以飾成宮室是也成也反以盛為殿房門堂三之二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今堂如上制則
 四十書也白盛以飾成宮室是也成也反以盛為殿房門堂三之二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今堂如上制則
 日門側之室三之一一作之也室與門各居一分者則兩室與門各居一分
 室三之一一作之也室與門各居一分者則兩室與門各居一分

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
 九尋是偏放周法而重放夏者七九偏據周夏居氏南北狹東西長是放之故得兼言放夏也云四阿若今四
 屋者燕禮云設洗堂東則此四阿四阿者重屋也亦重屋承材故謂之重屋
 云重屋燕禮云設洗堂東則此四阿四阿者重屋也亦重屋承材故謂之重屋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
 之以數萬卑宮室則此一尺之堂與此三者或事宗廟或舉王廢或舉明堂互言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
 以明其同制疏曰云其同制者謂當代三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
 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疏曰云其同制者謂當代三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

有三道車從中央故用廟門容大廟七個疏曰知大廟牛鼎之屬長三尺每扇為一個七個二丈一尺闕門容小廟三個
 車之軌是因物所宜也廟門容大廟七個疏曰知大廟牛鼎之屬長三尺每扇為一個七個二丈一尺闕門容小廟三個
 廟中之門曰闕門小廟之門曰闕門疏曰云廟中之門曰闕門者爾雅文此即雜記云夫人至
 入自闕門是也廟亦牛鼎之屬長三尺據正廟而百此音闕門據陪廟三殿廡曉而說也闕音音
 工能天子貢斧依南鄉而立天子貢斧依南鄉而立疏曰云其間於前立焉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昨階之東西面

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
 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小東面南上六蠻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

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皆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九采九州之牧典實者也正門之門方伯納於

為戲臺者新君即位則來朝周禮侯服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蠻

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服之蕃國世一見明堂位朱子曰鄭氏謂天子廟及諸廟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

王位與考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於舊典亦未敢必信也楊氏曰此章云周公相武王以伐討武王崩

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註家云周公踐王位以明堂之禮備諸侯此說外

故則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青陽左个大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太廟青陽太廟東季春之月天子居青

陽右个青陽右个大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明堂左个大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廟明堂太廟南季夏之

月天子居明堂右个明堂右个大中央土天子居太廟太室太廟太室中央室也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總章左个大

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總章太廟西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總章右个大孟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左个元

左个北仲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太廟元堂太廟北季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右个元堂右个大大戴禮曰明堂

堂四偏者古有之也淮南子言神農之世祀於明堂明堂有蓋四方又漢武帝時有獻黃帝明堂圖者或始於此凡九室

一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茅取其潔質也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

雍韓詩說辟圓如璧雍以水不言圓言辟者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雍雍和也南蠻東夷北狄西戎言四海之君

於祭也各以其方列於水外明堂月令於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綴飾也二九四七五三

六一八記用九室謂法龜文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三百步

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濬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然

三十里無所取也再言圓方及戶牖之數亦煩重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明堂與文王之廟不同處或說謬

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孝經援神契曰朱草生蓂莢莢落禾成菁生蓂

美堯時夾階而生以配朔也朱草可食王者慈仁則生其形無詘周時德澤洽和高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也
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潤漏不及也上之寒暑不入也木工不鏤示民知節也然或以蒿爲柱表其儉質也
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路寢亦爲此制 明堂位疏曰明堂說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筵南北七
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濬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
之內丙巳之地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古周禮孝經
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
以茅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昭事上帝許君謹案今禮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駁之云載禮所云雖出
盛德篇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蓋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室
十二堂濬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
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在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丙巳由此爲
之如鄭此言用濬于登之說此別錄所云依考工記之文然先代諸儒所說不一故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明堂者
天子太廟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言取尊崇之貌則曰太
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圖水則曰辟雍雖名別而實同鄭必以
爲各異者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太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
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學衆處焉饗射
其中人鬼慘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路以處其中非其類

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書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人物衆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如準之所論是鄭所謂不同之意 蔡邕明堂論見辟雍門 陳氏禮

書曰夏世室商重屋周明堂則制漸文矣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則堂漸廣矣夏言堂修廣而不言崇商言堂修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室周言堂修廣崇而不言四阿其言蓋皆互備鄭康成曰夏堂崇一尺商堂廣

九尋理或然也月令中央太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元堂皆分左右个與太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

中階阼階賓階旁四門而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二階而爲九階矣考工記五室九階 蓋太室於東北

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其外別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

加以應門此明堂之大略也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淳于登桓譚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矣時淳于

登以爲在國之陽三皇之外七里之內其說蓋有所傳然也何則聽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則

明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而朝寢之間有是制乎則明堂在國之外可知然

大戴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公玉帶謂爲一殿居中覆之以茅環之以水設之以複通之以樓鄭

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康成以春秋世室屋明堂位稱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則以考工記所謂世室爲廟重屋爲寢或舉王康成舉明堂互言之 蔡邕謂

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豈其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堂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西

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謂之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

居雉門之內而教學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於鬼神之宮享天神於人鬼之室則失之瀆衰準嘗攻之矣

則謂之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非也彼蓋以魯之太廟有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堂有功臣登享之事乃有同

實冥實之論是不知諸侯有太廟無明堂特魯放其制晉放其名也四時之氣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則青者春之色春者陽之中故春堂名之總者物之聚章者文之成故秋堂名之明者萬物之相見元者萬物之復本故冬夏之堂名之左右之堂曰个以其介於四隅故也中之堂曰太廟以其大享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書與士虞以殯宮爲廟則大享在焉謂之太廟可也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而武王之時有之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不特建之於內而外之四嶽亦有之孟子之時齊有泰山之明堂是也

荀子張國
篇曰聖爲

之篇明堂於魯外諸朝諸侯
使哈可也漢有事虛明堂

月令言明堂之制則然其言四時乘異路載異旂衣異衣用異器則非也明堂位言

朝諸侯於明堂則然其言周公踐天子之阼黃辰而受朝則非也何則王者迎五氣則於東南西北之四郊禮大神則以蒼黃青赤白元之牲玉象四時以巡撫順閏月以居門而天地之間罔不欽若則十二月之異堂聽朔不爲過也若夫車旗之辨見於巾車司常衣冠之等見於弁師司服皆無四時之異禮運曰五色十二衣旋相爲質耶銀曰王者隨天自春徂夏改青服絳非古制也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詩序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蓋成王宅憂周公位冢宰而百工總已以聽焉及既成洛邑輔成王以朝諸侯詩序言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則朝不在廟而在明堂可知也 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卽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卽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卽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元堂太廟北之東卽東之北爲元堂右个北之西卽西之北爲元堂左个中是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元堂

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
 意此恐是也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卻分祭何也朱子曰爲壇而祭故
 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又曰明堂想只是一个三間九架屋子

明			堂			圖		
个	左	章	元	堂	个	个	左	青陽
个	太	章	元	堂	个	个	左	青陽
个	右	章	元	堂	个	个	右	青陽
王君隨			月所居			爲九室		
則分而			爲上			則通而		
爲一堂			爲一堂			爲一堂		

楊氏曰愚按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謂王者所居以出教令之堂也夫王者所居非謂王之常居也疏家云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此言雖未可以爲據然其制必凜然森嚴肅然清靜王者朝諸侯出教令之時而後居焉而亦可以事天地交神明於此地而無愧焉周人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說者乃以明堂爲宗廟又爲大寢又爲太學則不待辨說而知其謬矣惟考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禮謂明堂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往往惑於二說莫知所決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隅也九室之制視五室爲尤備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信如月令之說則爲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也惟朱子明堂圖謂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東之南卽南之東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總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西之北卽北之西元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北之東卽東之北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時十八日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朱子所謂明堂想是一個三間九架屋子者指五方四隅凡有九室之大略而言之也然則朱子之說其亦有據乎曰漢承秦後禮經無全書故以考工記觀之亦粗可見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爲八丈一尺言明堂之廣也南北七筵爲六丈三尺言明堂之修也五室象五行之方位有五方則有四隅不言可知也夫有五方四隅則一堂之地裂而爲九室矣又安得通而爲一復有九筵之廣七筵之修乎蓋明堂云者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享上帝配祖考者在是非七筵九筵之修廣不能行也五方四隅亦惟辨其方正其位隨王者所居之月舉次以惟聖繼帝爲之以詔王居以順月令以奉天道耳亦如所謂隨其時之方位開門是也此其大略也

又據齊宣王欲毀明堂孟子曰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此又王魯巡狩之地有明堂以朝諸侯行政教非在國之明堂也 又曰按月令迎春東郊及祠高禘注引王居明堂禮漢藝文志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明堂陰陽說五篇魏相每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漢有此書今無傳焉 右經傳及諸儒所言明堂制度北史李諱傳載隨著明堂

制度論

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

嚴其父也

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言以父配天之禮始於周公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明堂天子布政之官周公因祀五帝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

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謂諸侯修其職來助祭

月令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謂將樂也春秋冬重吹也

是月也大饗帝

禮曰大饗與帝連文故謂祭天

詩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於時保之 陳氏禮書曰先王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孝經曰孝莫大

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嚴父配天矣又曰配上帝者天則昊天上帝也上帝則五帝與天也明堂不祀昊天上帝不可謂配天五帝不與不可謂配上帝以上帝為昊天上帝邪而周禮以旗

上帝對旅四望言之則上帝非一帝也以明堂時祀昊天上帝邪而考工記明堂有五室則五室非一位也祭法

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曰禘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其說以為坐五帝於堂上以五人帝及

文王配之坐五神於庭中以武王配之然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祖宗其廟耳非謂配於明堂也

王肅曰嚳當

嚳祖祀文王不言宗祀也凡言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宗其祀月令之五人帝五人神所以配食四郊也其與享明堂於經無見又況降五神

於庭中降武王以配之豈嚴父之意哉然宗祀文王則成王矣成王不祀武王而祀文王者蓋於是時成王未畢

喪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已此所以言周公其人也詩序曰豐年秋冬報則秋報者季秋之於明堂也冬報

者冬至之於郊也先明堂而後郊者禮由內以及外也先嚴父而後祖者禮由親以及尊也明堂之祀於郊爲文

於廟爲質故郊掃地糞積而已明堂則有堂有筵郊特牲而已明堂則維羊維牛然郊有燔燎而明堂固有升煙

漢武帝明堂禮畢燎於堂下古之遺制也由漢及唐或祠太一五帝光武或特祀五帝明光武或除五帝之坐同稱吳

天上帝晉武帝時除明堂五帝之坐同稱吳或合祭天地唐武后合祭天地或配以祖或配以羣祖漢武帝與

帝對之韋帝祠明堂以光武配後又以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各一太牢其服也或以袞冕東晉或以大裘禮其獻也或以一獻或以三獻梁

祀明堂收服大裘又以貴實不勝三獻禮抑又明堂之制變易不常與考工之說不同皆一時之制然也朱子

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

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卽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

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

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楊氏曰愚按郊祀配天明堂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祀上帝祀並如郊祀

然月令有大饗之文我將之詩有維羊維牛之語則明堂之禮爲尤備故程子曰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朱子

亦曰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蓋謂此也又曰按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卽天也配帝卽文王

也自漢以來乃有並祭五帝之禮鄭康成注祭法祖文王宗武王之說差誤特甚至唐以來遂有三帝並侑之禮

皆非古人制禮之本意故今具載於後併列諸儒議論以明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注曰祭五帝五神於明

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

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疏曰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者以明堂月令五時俱有帝及神又月令季秋大饗帝故知明堂之神有五人神及五天帝也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知於明堂也又郊特牲疏云五時迎氣及雩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神則謂之宗崔氏云皆在明堂之上祖宗通言故祭法云祖文王文王稱祖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是文王稱宗文王既爾則武王亦有祖宗之號故云祖宗通言 王肅駁鄭義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 通典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祀昊天上帝先儒所釋不同若以祭五帝則以天帝皆坐明堂之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官之神坐於庭中以武王配之通名曰祖宗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爲父配祭於上武王爲子配祭於下如其所論非爲通理但五神皆爲上公死爲貴神生存之日帝王序會皆須升堂今死爲貴神獨配於下屈武王之尊同下坐之義爲不便意爲合祭五帝於明堂唯有一祭月令所謂九月大饗帝於明堂也五帝及神俱坐於上以文武二祖汎配五帝及五神而祭之以文王配祭五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祭五神則謂之宗明二君同配故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夫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所以名祭爲祖宗者明祭之中有此二義

漢武帝元封五年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圖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南入命曰昆侖天

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祀太一五帝於明堂

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因朝諸

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師古曰計君今之諸州計帳也

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於明堂後每修封其贊響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

拜太一師古曰自此以上贊觀者同毋修封禪徐廣曰常五年一修耳今適二年故但闕於明堂

天漢四年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

太始四年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於明堂

征和四年幸泰山修封祀於明堂

平帝元始四年安漢公王莽奏立明堂辟雍

五年春正月脩明堂禮五年一脩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也致堂胡氏曰明堂辟雍靈臺雜見於孝經孟子詩與禮記

其制作之詳不可得而聞矣後世紛紛之論所以起歟然以理考之先王舉事動可爲憲必不如後世之妄作爾

王者向明而治古之堂今之殿也孝經以爲宗祀之所孟子以爲王政之堂然則是人君之路寢猶後世大朝會

之正衙也王者見羣臣觀諸侯頒朔布政皆於是焉故曰欲行王政則不可毀也齊何以有明堂僭也人謂宣王

毀之者俾革其僭也孟子語以勿毀者教使行王政也則何以用之宗祀乎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享帝而奉文

王配焉不可於七廟中獨舉大禮于一廟故迎主致之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於明堂者帝出震而宰萬物猶向

明而治天下也武王卽位追王文王周公制禮推本王功故以文王配帝而祀于明堂此義類也是明堂之說也

後世紛紛皆狃於劉歆世室重屋之載呂不韋青陽總章之比是可信乎

世祖中元元年初營明堂辟雍靈臺未用事

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犢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王佩綬屨以行事奏樂如南郊禮畢登靈臺使尙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曰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其班時令敕羣后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閭閻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而嗣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踧躅惟慙素性頑鄙臨事益懼其令天下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 班固東都賦明堂詩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王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享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曰八達謂室有八窗也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也王隆漢官篇曰是古者清廟茅屋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

章帝建初三年宗祀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

元和二年二月幸泰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禮癸酉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

安帝延光三年東巡泰山祀汶上明堂如元和二年故事順帝即位修奉常祀

和帝永元五年祀五帝於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

順帝永和元年宗祀明堂登靈臺改元大赦

漢安元年正月宗祀明堂大赦改元 靈帝初黃門朱瑁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帝誅之

既殺武等詔太官給塞具塞報祀也東漢制明堂及靈臺令各一人掌守明堂靈臺掌候日月星氣皆屬太史

東漢明堂制上圓下方法天八窗四闔法八風九室十二座法九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法三十六旬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祝稱天子臣某齊王亦行其禮

晉武帝太始元年二月丁丑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議明堂宜除五帝坐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

已 晉明堂裴頠議立只爲一殿

十年十月詔復明堂五帝位 晉初以文帝配後復以宣帝尋復還以文帝配其餘無所變革是則郊與明堂同配異配參差不同矣龔虞議以爲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卽上帝帝卽天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薦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贖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爲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以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爲五精

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建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議詔從之江左以後未遑修建 晉傳元製天地郊明堂夕牲歌一 天地郊明堂降神歌一 明堂饗神歌一

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正月後辛祀明堂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出以法駕服以衮冕時孫曾之繼郊以祀天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為皇天之位明堂為上帝之廟故除道以配之為言必有神主郊為天壇則明堂非文廟矣時議帝親奉令親祀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祀后土後辛祀明堂

宋孝武大明五年依漢汶上議設五帝位太祖文帝對饗祭皇天上帝鼎俎彝簋一依太廟禮堂制但作大殿屋

十二間無古三十六月七十二牖文飾雕畫而已時有司奏伏尋明堂辟雍制無定文自漢暨晉莫之能辨周書

國之闕丙巳之地三里之內晉侍中裴頠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以崇嚴祀其餘雖碎一皆除之裴頠所奏雖可安國學之南地實丙巳其壇宇規範宜擬則太廟唯十有二間以應一周之數

齊高帝建元元年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有功德之君配明堂制五室時從王儉議

明帝崇昌元年有司奏以武帝配國子助教謝靈運議按祭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祀鄭元注義亦據兼享宜祖廟

代配帝何止於二今殷薦上帝元屬武帝百代不毀其文廟乎詔可

梁祀五帝於明堂服大裘冕饗以瓦俎豆以純漆牲以特牛餽膳準二郊若水土之品蔬菜之屬宜以薦郊所無

者從省除五配五帝行禮自東階升先春郊帝為始止一獻清酒停三獻及濯事儀曹郎朱異議祀明堂收服大裘又以為貴實不應三獻禮云朝

踐用太皞鄭元云太皞瓦也有虞氏瓦此皆是宗廟器以質素況在明堂理不容象也郊祀貴實器用陶匏宗廟貴文雖宜離俎明堂之禮於郊為文比廟為質請改用純漆庶合文質之衷舊儀豈溥求神初獻清酒次

及授俎之法止於一獻清酒舊用太宰按郊用薦栗詩云祀文王於明堂有騂羊騂牛豈由周監二代其義實文

及授俎之法止於一獻清酒舊用太宰按郊用薦栗詩云祀文王於明堂有騂羊騂牛豈由周監二代其義實文

及授俎之法止於一獻清酒舊用太宰按郊用薦栗詩云祀文王於明堂有騂羊騂牛豈由周監二代其義實文

及授俎之法止於一獻清酒舊用太宰按郊用薦栗詩云祀文王於明堂有騂羊騂牛豈由周監二代其義實文

明堂方郊未爲極實故特用三牲今制酌百王義存通典議其之其堂制十二年毀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

二間皆準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天座悉南向東來第一青帝五帝依次而列又五人帝配饗在阼階東上北向

大殿後爲小殿五間以爲五佐室焉帝曰明堂之祭五帝則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宗祀所配復應有

以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禮辨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或闕帝又曰鄭元義禮辨必在明堂此則

人神混清莊敬道廢春秋左氏傳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云左右个者謂祀帝堂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爲三

處禮明既有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宮之內明堂之外人神有別差無相干其議是非莫定初尙未改十二年太

常丞成卿復引周禮明堂九尺之室以爲高下修廣之數堂崇一筵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遺此禮於是毀宋

太極殿爲明梁明堂送神誠雅一曲四言 明堂徧歌五帝登歌五曲四言

陳祀昊天上帝五帝於明堂牲以太牢粢盛六飯鉶羹蔬備薦焉武帝以德帝配文帝以武帝配堂制殿屋十二

間中央六間依前代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享坐依梁法

後魏文帝太和十三年四月經始明堂改營太廟遷洛之後宣武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

九室至明帝神龜中復議之元叉執政遂營九室值代亂不成宗配之禮迄無所設

北齊採周官考工記爲五室

後周採漢三輔黃圖爲九室並竟不成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議立明堂繁役不戢終隋代季秋祀五方上帝於露壇上其用幣各依其方人帝各在天帝

之左太祖在太昊南西向五官在庭各依其方牲用犢十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禮於青帝及太祖自餘有司助奠五官位於堂下行一獻禮有燎其省牲進熟如南郊禮時禮部尙書牛弘定議造明堂將作大匠宇文愷依命有司親裁方欲崇建又命詳定隋儒爭論莫之能決煬帝大業年中愷又奏之以他役繁興遂廢